

碧水溢彩  
◎顾华

## 五星长在东山枇杷蒂

◎宋继高

5月10日下午,朋友小孔送来刚从山上采摘的白玉枇杷。此前久闻东山枇杷蒂部呈五角星状,作为长年客居东山的外地人,过去每逢枇杷上市,我也只是享享口福,从未留心验证这一趣闻。望着眼前这筐新鲜果实,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当即邀请身边人一同见证。

随手拿起一只枇杷,众人不禁惊呼——果蒂处赫然嵌着一颗棱角分明、规整标准的五角星,没有丝毫牵强附会,清晰得如同精心雕琢。我向小孔打听缘由,他家世代以培植枇杷为

生,拥有上百棵枇杷树,其中最年长的树龄已逾百年。可小孔思索良久,也只能无奈摇头:“真不好意思,我还真没研究过。要不我回去问问爷爷,回头再给您答复?”此后,我又向多位种植枇杷的村民打听,得到的答案皆是“不清楚”“没留意”。

侄儿宋无名提议向Deep-Seek请教。我随即抛出疑问,得到了详尽解答:苏州东山枇杷蒂部的五角星形态,源于品种特性、花萼发育的遗传因素、当地独特环境与栽培习惯,以及商业宣传对这一特色的强

化。这是自然选择与人工干预共同造就的奇妙结果。

然而,比起科学解释,我更愿意赋予这份巧合更浪漫的想象:或许是天佑中华,五星红旗上的璀璨之星,悄然落于东山枇杷蒂部;或许这是天地祥瑞,预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图景即将照进现实。这看似偶然的自然奇观,何尝不是饱含深意的天赐吉兆!

最后,提醒各位朋友:挑选东山枇杷时,不妨留意果蒂处的五角星印记,这可是辨别正宗东山枇杷的独特“身份证”。

玉兰一瓣

## 粽香里的娘

◎陈辉

娘快八十岁了,娘的眼睛一只已全然看不见了,另一只也模糊得很。她天生爱操劳,也操劳了一辈子。即使眼睛看不见了,也喜欢做这做那。立夏,她又准备裹粽子。她那摸索着裹粽子的样子,活像一只老蚕在吐丝作茧,只是这茧是青绿色的,用苇叶裹了糯米,中间夹着两颗红枣。

娘的手也老了,那手上的皱纹里,藏着几十年前稻田里的泥巴。她将两片苇叶叠成漏斗状,舀一勺米,放枣,再覆米,包好,捆扎。这动作她重复了几十年,如今却要摸索半天。一只粽子包好,她总要停下来,用那只稍好些的眼睛对着光,检查是否严实。我把娘叫作“小木匠”,挤眼弹线。其实啊,我娘是看不清的,只是习惯使然。

我剥开苇叶,糯米莹白,枣子鲜红。咬一口,香渗到心,然而此时却又在胸口凝住了,变成一块硬疙瘩,咽不下去。眼里看着娘在打转。娘就坐在那里,佝偻着背,黑白分明的头发剪得齐耳,半边脸还在一抖一抖地,嘴角三十度向左斜着,与一只看世界的眼睛形成对称状。娘年轻时是何等挺拔啊,挑着百十来斤的稻把走在田埂上,步伐稳健、精神抖擞,行走得像棵移动的杉树。如今这棵树老了,枝干弯曲,树皮皴裂,在岁月的风雨中渐渐凋零。

娘是爱我疼我的,是放在

脸上的爱,不顾一切的爱。记得我八九岁时,有一天忽然腹痛如绞,疼痛难忍,满头大汗,脸色煞白,娘见状二话不说背起我就跑。一路小跑两三公里,到村西头赤脚医生张大爷家。我伏在娘的背上,听见她急促的喘息声,汗水从她脖颈流下,润湿了我的脸。“阑尾炎,得赶紧治。”张医生给我开药、打针,吊水。娘一直守在我身边寸步不离。我看着娘放心下来的脸,多么慈祥,那是我记忆中最深最美的轮廓。如今那轮廓早已被岁月啃噬得模糊不清。

立夏那天早上,老婆把粽子端给我吃,我端详着用红塑料绳包裹的粽子,嘴里咀嚼着难以下咽,喉头发紧,鼻子发酸。娘喜欢每年立夏和端午裹粽子,然后把裹好的粽子再分给我们兄弟两个。幼时家贫,糯米是稀罕物,想吃也没得吃,等分田到户后,家里有了余粮,才想到认认真真地过过节,才想到有传统文化。一开始,娘包裹粽子是全米的,后来慢慢改成了赤豆的、红枣的,再后来才有了肉馅。现如今,娘只裹红枣了,因为娘知道,我最爱吃红枣。还有就是娘的眼睛实在是看不见,裹这几十个粽子不知道她老人家要花费多少心血和精力啊!

娘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,粽子的形状也一年比一年歪斜,有时还会散开,甚至芦叶上的小虫子还黏在上面没洗干

净,但不管如何,娘裹的粽子味道从未变过。

娘的那双手曾经多么灵巧啊,除了干农活外,她还会扎鞋底,我小时候的鞋子都是老娘自己做的,衣服破洞她总能补成一朵花的样子。如今,这双手连针都穿不上了,却还在为我裹粽子,让我还有年少时的美好和快乐。

三年前,我带娘去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过,医生说已经失明无法治愈,年龄大了就这样糊糊吧,开刀反而有风险。娘的余生就只能在模糊中看着我了。娘看不见,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村里的事,谁家儿子娶媳妇了,谁家老人走了……娘是我家的大记者,我只要回家,她肯定会“播放”不停,非常开心!

娘塞给我们的粽子和鸡蛋,带回家肯定又要吃个十来天。“拿回去慢慢吃。”她说,“我的孙子也爱吃的。”简单的吩咐像解痛膏贴在我的耳朵里,舒爽。车开出小区,我从后视镜看见娘还站在楼下,朝着车开走的方向“望”着。她的身影越来越小,在我们车拐弯后终于消失了。

方便袋里粽子香气充满了整个屋子,那是娘的味道,是童年的味道,是即将消逝却永远难忘的味道。娘啊,但愿孩儿每年的立夏和端午,都能吃到你裹的粽子,但愿这粽香能一年又一年地飘下去。

心窗片羽

## 周银凤的嫁妆

◎低眉

精短小说

周七余、周七富是兄弟俩。周七余是弟弟,周七富是哥哥。还有一个兄弟,他们俩的大哥哥不知道叫啥。也叫周七什么就是了。

他们家排行是按照数字来的。比如周七富的儿子,名叫周八如。那位大哥哥有个儿子,叫周八元。

周七富没有生过孩子,他的儿子周八如是从姐姐家领过来的。

周七余好多孩子,女儿尤多。人家叫他把女儿送一个给别人家,他不肯。

现在,他的大女儿周银凤要结婚了。他撑了船,到上海去。他要到上海行一套嫁妆回来,给他的大女儿结婚。

这是冬月的末尾。他行着船来到了上海,靠在了十六铺。三四十年前,他的亲家公也是在十六铺,差点被二黄领过来的日本鬼子抓走,侥幸逃脱了一命。当然这是久被尘封的往事,周七余并不知道。

在十六铺,周七余挑了一对红漆箱子,镶了黄铜。一张梳桌,也是红的,虽然颜色比箱子暗,但也暗得好看的。红漆箱子的内里,漆着淡蓝。总之,这是一对讲究的箱子。摆在结婚的房间,鲜亮、喜气,有派头。梳桌也好看,有三个抽屉,四只脚朝外野着。一看就是很稳重,牢实。

桌上放一对粉妆盘。粉妆盘里各式粉状盒。圆形、坛子样、花瓣式、菱花状,样样东西成双对。吉祥,如意。

粉妆盒锡做的,一捏就扁。这些东西后来都被新出生的小女孩捏扁了。那个新出生的小女孩一双手飞快,喜欢搜罗,到处扒命。她是什么好东西都要抓一抓的。当然这是后话了。

嫁妆办好了。周七余很满意。可是他的眼睛被一样东西粘住了,移不开了。这是一张黑色的高橱,非常漂亮!一看就是好东西,抓眼睛。这高橱一个半人高,一厢叠一厢上去,拢共三厢。底下一厢,两门。铜把手上铜叶子,铛啷铛啷响。中间一厢,两门。门是玻璃门,外镶黑漆的镂空雕花。黑黑的繁复的花卉纹样,可太好看了。

上面一厢,更高级。一对玻璃门里直接嵌了一幅画儿。这画儿可真耐看!

凭空来的一根树枝上,站了一对鸟儿。这对鸟儿也真神气,眼睛珠子滴溜溜,活像是真的。不仔细看,看不出来真假的。鸟翅膀收拢了,伸出很长的尾巴。长尾巴的鸟,多么俊俏!

鸟爪子也有力,抓住树枝,紧紧的。这对鸟儿一看就感情很好,大概是夫妻俩。世上怎么有这么好的一对鸟!活灵活现。鸟的头上,还有冠子呢。真是太好看了,太神气了。实在是谁看到了都移不开眼呢!

周七余不走了。他把船泊在那里。去和卖高橱的人磨。他得把这张高橱买回来。

周银凤的嫁妆办得轰轰烈烈。一十三庄,数第一!头牌。

他们的床,是一棵大柞榛树从木匠手上换来的。他们的房子,是本来就有的,“瓦封山”,不丑了。他们的箱子、梳桌、高橱、脸盆架都是用船从上海行回来的。粉妆盒,请了兴化人新做的。就连他们的脚盆,也是用桐油漆过了三遍的。

另外,李文山还从浙江买回来毛线。绿的、红的、紫的、黄的,纯羊毛的。李文山还有短缀的大衣,黑灯芯绒的面子,黄格子的里子,厚实暖和!

关于这桩事有许多说法。有人说周七余卖掉了两个银圆才办了这台嫁妆,也有人说李家本来就有金子,这台嫁妆啊是用金子从上海人手上换来的。

可是人们到底也没有找到真相,人们对这台嫁妆毫无办法。